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澗甲乙稿

附拾遺

(四)

韓元吉撰

南澗甲乙稿卷十四

序

繫辭解序〔案〕元吉繫辭解朱彝尊經義考云已佚

易之作何也聖人將以傳天下之道也或曰道其可以言傳乎曰言不可傳則焉用聖人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此之謂矣夫傳聖人之意者言也因聖人之言以求者道也故辭卽言爾凡陳于卦而附于爻皆辭也而後世又以不陳于卦不附于爻泛然論易之指歸者別謂爲繫辭或曰大傳也有議其非孔子之作吾意其爲贊易道以黜八索者非孔子莫能也不然其必有自而傳歟古人傳易者多矣或指其象或定其數或究其理而于繫辭獨取其大意而略焉開又講之而不備泥之而不通則所謂象之與數數之與理固無自而合也三者無自而合其于聖人之道能盡而知者鮮矣是者欲探聖人之道當自易始欲明聖人之意當自繫辭始于是而得焉知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施之天下何務之不成何功業之不見哉況夫異端之說皆不攻而自破矣予生嘗有誓年至六十乃敢著書淳熙戊戌歲既六十有一始志其自得者作繫辭解閱再歲而僅成因序而藏于家嗚呼後之君子有所自得然後

于吾言爲可信。千載而下。使聖人之道復傳。是則聖人之意也。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某序。

焦尾集序〔案〕通考。韓元吉焦尾集詞一卷。

禮曰。士無故不徹琴瑟。古之爲琴瑟也。將以和其心也。樂之不以爲教也。士之習于琴者既罕。而瑟且不復識矣。其所恃以爲聲而心賴以和者。不在歌詞乎。然漢魏以來。樂府之變。玉臺諸詩已極纖豔。近代歌詞雜以鄙俚。間出于市廛俗子。而士大夫有不可道者。惟國朝名輩數公所作。類出雅正。殆可以和心而近古。是猶古之琴瑟乎。或曰。歌詞之作。多本于情。其不及于男女之怨者少矣。以爲近古何哉。夫詩之作。蓋發乎情者。聖人取之。以其止于禮義也。碩人之詩。其言婦人形體態度。摹寫略盡。使無孔子。而經後世諸儒之手。則去之必矣。是未可與不達者議也。予時所作歌詞。間亦爲人傳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猶不能盡棄焉。目爲焦尾集。以其焚之餘也。淳熙壬寅歲。居于南澗。因爲之序。

高祖宮師文編序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錄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未終歲而薨。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鮮于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某逮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蔡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鎩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觸時禁之言。皆不傳于

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蓁遂逸訪于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美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復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豐兄弟所推曾舍人既葬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于內者深其發于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備而傳焉懼有河淸之嘆因裒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寸瀾歷階而望于奧亦足以知其大略矣巽日求于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尙將附益云淳熙元年十月玄孫具位某謹書

極目亭詩集序

婺之牙城東南隅有亭纔數椽郡守周彥廣嘗取米元章所書極目亭三大字榜之然元章舊題乃上蔡也既陷沒不可見猶得見于吾州豈特其名之適實而字畫之妙亦因是顯矣然棟宇狹甚不足以陳觴豆列絲竹客至徙倚而愛之主人僅爲茗飮或奉一杯相壽而已也予再爲婺之明年值歲豐少事乃闢而新焉其規制不能侈大頗與其地爲稱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詩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公長者及鄉評之彥與經從賢士大夫也蓋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爲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皆盡見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平林廣野景物萬態而雙溪直譙門涉通衢百舉武八詠在郡庠之偏距州治尤遠且須女之祠寓焉二樓不可頻至惟極目亭在後圃之隙不必命駕煩民得與賓客共之予以山林麋鹿之姿過退食之餘好風佳月必攜幼稚支笻躡履徜徉于茲蓋溪光山色奇花美卉無日而非我有也吾恐

異時太守之賢不得而廢則嘯歌觴詠有以慰吾之暇者可不傳乎雖蘭亭逸少之風莫及而峴山叔子之嘆未忘因類而錄諸木俾好事者其有攷云淳熙六年十二月潁川韓某序

九奏序

九奏者繼九歌而作也昔楚大夫屈原既放沅湘之閒作九歌以文其祀神之曲而寫其宛結以風諫其君有變風小雅之遺意漢人王褒劉向之徒爭效之然而詞意褊迫弗逮遠甚宋興鮮于諫大夫始作九誦靖康之難二宮在郊九品官胡珵亦作九章以述都人怨憤之音由是國朝騷詞遂與古相上下而九奏者吾友龐謙孺祐父之文也祐父家單父其先正潁公有勳在廟社年方壯仕方爲海陵尉非有放逐之悲抑寃之情欲訴而不得也嘗游江湘覩舟人祠事有感于衷一奮筆而爲之由是古今之作殆將歛衽焉信哉祐父之奇于才也祐父之自序大抵傷其貧且賤而技能之微上既不能達于君相下亦不見憐于朋友雖進退不可而終無怨尤之意此聖人之有取者也故其言幽深而不窮頓挫而不怒簡而辯曲而明其旨初若散漫而不知其有統其事初若譎詭而不知其有道首以歲君終以送瘟閒以舜陵湘妃之事而祐父之意遠矣其一篇之中則又指意各自不同非深于騷者舉而喻之亦莫能曉也祐甫平生好爲古文凡前世文章之大者必取而爲之不拔其萃不已也予辱與祐父交蓋嘗見其削封禪書禎符而爲受命書刺七發詰問而爲楚對奪遠游大人賦而爲羽人賦而今又見其檃九歌而爲是九奏也其筆力自視直出屈宋右不問漢唐也而或譏祐父之文非世所用夫圭璧匜爵不用于世久矣今瀛地

而得斷璧壞冢而得盞匜人猶寶之不忍棄非謂其古之餘哉九奏之成也會予兄子雲之官長沙而祐甫寫其二以贈曰一以報之湘中一以置之黃陵廟世之人不吾知吾其幸知于神乎蓋其志尙如此雖然世之人觀祐甫之文而知其工者不少矣然而徒知其文之工而不知其意之有在苟能探其意而勿眩于其文以遂識其爲人則庶幾眞知祐甫者哉

富修仲家集序

雒陽富補字修仲文忠公四世孫也幼孤長于伯父樞密公季申以其恩入官好學敏銳自其少年詩語字畫則已過人遠甚士大夫遊富氏之門皆知其爲令子弟也既壯爲他文辭益贍又刻意進士舉累薦于漕臺上官一見輒器愛之爭俾任其牋奏雖其伯父亦謂其可世吾家也既更京秩試一邑貳一州得守軍壘而遽終莫不歎而惜之其二子集其平生所爲文以示予曰先君之交君其厚者願爲之序引以藏于家予于是惕然而驚恤然而感曰曩予與修仲昆弟同寓于閩訪僧廬游名山把酒賦詩追逐上下今猶多見其文字獨修仲不可見矣其文實可傳焉可不爲之一言雖然士之所不得自用者才也所抱者志也才之用否繫于時與命而志之所尙非文字安能發之修仲先世之勳業與才之所可用一見于天子而不獲盡于一州年纔五十則命之奇無可言者然其事親極于孝兄弟極于友愛交朋之間樂易而無忤至其趣向所守則端正而不頗遇先達名輩每汲汲咨問其作文之法見當路貴人率告以天下之利害未嘗爲其身謀則其志爲可知其爲文與詩則平淡簡遠不爲世俗鏤鑱奇崛之態蓋皆自其家

學好事者因其文集而採其志則修仲庶其不泯豈獨傳于其家而已哉淳熙丙午八月潁川韓某序

張安國詩集序

詩之作得于志之所寓而形于言者也周詩既亡屈平始爲離騷荀卿宋玉又爲之賦其實詩之餘也至其託物引喻憤惋激烈有風雅所未備比興所未及而皆出于楚人之詞後之學者執筆跂慕而終身不能道其一二或曰楚之地富于東南其山川之清淑草木之英秀文人才士遇而有感足以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故言語輒妙可以歌詠而流行豈特楚人之風哉亦山川之氣或使然也自唐以來詩人寖盛有得于天才之自然者有資于學問而成之者然才之不足不能卓越宏大則失之淺近而無法學之不至不能研深雅奧則失之蹈襲而無功捨李杜而降咸有可議者矣嗚呼若吾安國之詩其幾于天才之自然者歟安國少舉進士出語已驚人未嘗習爲詩也既而取高第遂自西掖兼直北門迫于應用之文其詩雖間出猶未大肆也逮夫少憩金陵徜徉湖陰浮湘江上灕水歷衡山而望九疑泛洞庭泊荊渚其懷愉感慨莫不仆于詩好事者稱歎以爲殆不可及蓋周游幾千里豈吾所謂發其情致而動其精思眞楚人之遺意哉雖然安國之詩清婉而俊逸其機杼錯綜如繭之方絲其步驟蹀躞如驥之始駕若天假之年施藻火而御和鸞其誰曰不宜惜其不幸盛世予嘗欲爲之哀詞悼其平生未果也歷陽胡使君元功集安國詩得若干篇將刻而傳之以慰其鄉閭之思又掇其歌詞以附于後屬予序引予於是收涕而懷有不忍述者。嗟乎士大夫或未識安國詠其詩而歌其詞襟韻灑落宛其如在亦足以悲其志之所寓

而知其爲一世之雋傑人也。乾道八年四月庚申。潁川韓某序。

東歸序

凡天地間物。不能無動。物之至大者。莫如天。乃動而不息。地雖不好動。洚氣奸之則搖。山岳不能動。震雷撓之則傾。三辰運行。百川東之。雲烟雨露。陰潤而火然。無非動者。草木之體。不良于動。故動以風鳥之戾天。獸之走原。魚之泳淵。蠢然血氣之類。動則生。不動則死。至于鬼神之變化。寒暑之去來。又皆默動而不可知者。人生號物最靈。其口目手足之應于外。心志肝膽之役于內。呼翁語笑。晝夜起居。固已不勝其動。又善取物之靜者。從而擾之。範金陶土以爲器用。斬木伐石。以治宮室。執戈矛奮弓矢。以助爭奪。績桑麻藝黍稷。以給衣食。設籧豆衮舄。以行禮。制匏革絲竹。以合樂。舉天下動而不知少休。然舍是人之有身。所謂大動者焉。駕輕車。騁駿馬。水載而陸負。簸金而裹糧。以行中國。而歷異域。近者數千里。遠者數十年。恬不以爲怪。特其死生安危。窮達禍福。舉遇于此。以是觀之。蓋亦多術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夫以吉居其一。而凶悔吝居其三。是動之無益審矣。然向所謂物不能無動。則人雖欲安坐而熟得。惟君子循理而動。于其所不免者。蓋將處而勿恤也。予生走于四方。失彼而取此。背東而馳西。好動而得咎者。宜莫如予。紹興之甲子也。客于建安。夏大水。舉家幾爲魚。計足以自活。明年春。乃求試于禮部。時予兄官于杭。方其入門而拜吾親。兄弟日以相款。予之意欣然若有得也。既而厄于有司。與二三子朝夕自放于詩酒。予之意拂然若有懷也。歷時且歸。而離羣羇旅之狀。又嘗愀然若有所不釋也。因思是數者。殆可繼之一

笑而皆起于予之好動。又思物之動者乃其常。意天下之士動而致此者。非獨予也。噫。使動無吉則已。如有之。豈得以其悔吝言哉。予懼其懲也。作序以自怡。

送梁士衡序

僕嘗病世之君子以行道爲難。夫道之行則固難矣。惟君子不以爲難。則于道或庶幾焉。何也。彼誠有以仁之也。更羸天下之善射也。伯樂天下之善御也。彎弧而斃千鈞之牛。執策而馳九軌之道。豈所謂善射善御哉。至于睨懸蝨而命中。躡蟻封而不亂。始可以爲善矣。由是言之。君子之于道。不就其難而行焉。亦何用見其君子哉。自一命而上至于王公大人。皆欲行其道者也。然而位愈卑則愈難。士衡之尉于仁和也。人以爲尤難焉。蓋令命自朝廷而下。部使者得以移諸府。府得以移諸縣。縣以屬諸尉而止爾。又況行幾警邏之繁。百司頒給之富。搜林藪之珍以相水衡。時甘新之獻以益御羞。使客之餽將漕運之通塞。藉以督輸板以令役。尉無一不當預。急則無以應于上。亟則無以紓其下。是其視尉于尋常州縣者。萬萬不侔也。士衡以爲難耶。則既受不辭矣。以爲無難耶。則前後顧有不勝而去者。故予以謂惟庶幾于道。則有以任之。昔李唐諸公。自京兆一尉而顯者。衆矣。異時職事無闕。而足以致上之知。設施適宜。而足以徠下之譽。俾後世知君子之中。亦有所謂更羸伯樂。非士衡疇。足以副吾言哉。

送翁子功序

朝廷往歲復孝廉之舉。嘗怪遠近未有應詔。又其選止于在野之士。而不及在官者。故郡縣得以藉口。而

罔敢輕議。蓋舉一孝。謂己必有愧于孝之名。舉一廉。謂己必有愧于廉之名。而眞孝悌廉潔者。又以爲茲吾道之常。惟懼其有所表見。上下相疑。賢不肖相嫉。而頑戾貪黷者。往往得志。此其所以猶愧于兩漢者歟。嗟乎。若吾子功。其可以副茲選乎。子功居家。孝而慈。在官。廉以有立。以孤童侍老母。游宦于四方。不幸喪其兄。而兄之子且幼。子功外經營家事。內奉其親之顏色。俾不至極其兄之思。下撫其幼。俾如其父之存。暇則講學問。擇然後交。其崎嶇酸辛。皆人之所難。而子功獨無難。吾聞之。良農必躬稼。然後望其有秋。君子必躬行。然後望其有顯士。以記問剽竊希聲利。而遺行義。久矣。子功其知所本哉。子功將葬其兄于秣陵。因家焉。予感其事而惜其遠也。故以序贈。

送沈明遠序

部使者之職。所以廉察一道。翕張其財賦。疏理其獄訟。而舉刺其官吏。厥任甚重。朝廷爲之設屬焉。將以佐其長。治其部。俾悉應夫使者之職而已。十數年來。使者之屬。漫不之選。非出恩家。則倖門。文書總總。惛不悉爲何許事。間以豪乳臭子。則輕脫自肆。甚者假使者之權。以把握州縣。鬬怒其長。開闔其黜陟。黷貨而濟其私。故賢士大夫。率詆而譏之。天子方新政事。當位者不敢蹈其故常。今年春。吾明遠始用爲江西轉運之屬。賢士大夫則又曰。以明遠之學且甚文。與其才之可用也。豈特一部使者之屬哉。乃自師儒而遷。豈丞相以猶子之嫌。故推而遠之也。雖然。使明遠不以丞相之故。少寘于承明著作之地。其誰曰不宜。然而特以是屈焉。吾是以賀使者之屬得人。將自茲始也。大官厚祿。固非君子之慕也。非君子亦不能有

也。自麓而躋于巔。自涯而涉其流。其必有漸乎哉。若是。則明遠之所蓄。與士之所期。信不可以遲速計也。既相與言。因爲之序以送之。且歌以繫之。歌曰。鼓桂棹兮汎蘭舟。乘春風兮放中流。雨漫漫兮雲油油。江之南兮千里。山有廬阜兮津有彭蠡。其蔌筍蒲兮其鱠魴鯉。其茶孔甘兮其酎則旨。奉親之壽兮可以玉喜。玉策兮金繩。漆書埃墁兮斯文未登桂宮兮宜室。千雲委路兮工師未即。嗟搖落兮春菲。彼功名兮各自有時。時倏往兮易失期。子于高墉兮庶以永日。

送李秀實序

紹興之二十一年。秋七月。吾友李秀實將主簿于餘杭。秀實所居之邑。賢士大夫相與言曰。餘杭、小邑也。士之通經力學問而能成名以自立其家者。近推吾秀實之昆弟焉。故吾之徒歲時相與嬉遊閒暇相與往來。詩章文字相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相與讙呼而諧謔。亦惟吾秀實昆弟之閒爲然。今其皆仕矣。行有日矣。吾之徒歲時孰與嬉遊閒暇孰與往來。詩章文字孰與唱詠而酬和。杯酒談笑孰與讙呼而諧謔。以吾之私。固願其留也。然而人之愛其人。亦將使其功名彰于時。而才業見于用歟。抑幸其終老里閭。而未嘗相捨也。秀實之仕也。其將有遇焉者矣。則又言曰。主簿卑官也。以秀實之所有。與今瀛州藏室之選。角逐于時。未知其孰爲後先。而乃使之僕僕于令丞之末。與小吏課朱墨書升尺。斂板廡下。以望上官之顏色。資廩粟以養其親。則功名其果有期。其才業果不至于掩抑歟。某遂言曰。夫金玉天下之至貴也。金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土也。治之則見焉。治之屢者。則其質愈精。使世不用金則已。如用焉。飾瑞

山之車模甲父之鼎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玉之孕于山也塊然無以異于石也攻之則見焉攻之至者則其文益著使世不用玉則已如用焉會期之圭璧宗廟之罍彝吾知必于是乎取之矣惟君子之于道也亦然退然無以異于衆人也試諸事則辨焉其所試者多則其道益廣使世不用君子則已如用焉宰天下運四海皆君子之事也然君子之在下位雖治一官與宰天下不殊舉一職與運四海不殊賤其官而弗爲易其職而無所事非君子然也自天子駐蹕于吳視其郡如京視其附邑如畿餘杭蓋畿也畿之郊其刺舉之任非能不居畿之內其尹之任非通官大人不處而況朝廷耳目之近而接焉以秀實之賢猶懼其或不遇則下焉者其何望哉雖然秀實無以其官之微而賤之無以其職之下而易之循吾道而俟焉其將有遇焉者矣予久與秀實遊固知其不樂于爲彼而樂于爲此也念無以紓別者之意因撫是以爲贈

送李平叔序

今之士咸恥于任州縣之職夫州縣非所恥也其與民甚近且親苟盡心焉天下之利病與夫人情之眞僞無不若睨諸掌故昔之語治道者曰凡官不歷州縣不擬臺省蓋慮其不知務也嘗以是觀之世之所謂名公卿其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未有不自歷州縣也而今之士恥焉何哉督責有加而慰藉不逮故以進士選者率利于主庠序以門蔭選者率利于游幕府蓋上官苟得以援其下必先二者焉不第其勞佚也不差其賢不肖也由是勞而賢有不遇之歎不肖而佚有幸而賞金吏部之籍

其舉任多而得會課以更美秩者。莫不仕于庠序幕府然也。其舉任少而積其考于不用者。莫不仕于州縣然也。閒異于此。十不一二矣。趨競之風日益長。上日益厭苦其下。嗚呼。爲之計者。將寘而不問歟。則吾有以使之也。將廢而不舉歟。則是三者固有典常矣。莫若俾其必試于州縣。然後用焉。則士亦知少變哉。友人李平叔。其文煜然以華。其行粹然以溫。自其少時。鄉之子弟已相率而師事之。至其仕也。乃連屈于州縣。夫以平叔之才。上既未得見用于臺省。下猶足以主庠序之教。而周流若此。由前之說。平叔固無不可爲者也。由後之說。則平叔已試于彼。又宜爲者也。吾是以知平叔之不遇。殆將大其蘊而後發。異時所謂詳明練達。才無所不可用。卓然能有所爲者。庶幾見于平叔哉。平叔去爲桐廬之邑貳。其地多大山。江出其下。士風雖陋。而山川秀發。千載而上。有隱君子焉。薄三公而不爲。羞萬乘而不見。國家因是以名其州。平叔能以暇日過其故處。周覽其山川。而想望其風采。回視向之趨競之徒。亦可以一笑而增自愛矣。

送鄒德章序

仕將爲道耶。學焉而行之。固爲道也。亦爲利耶。不耕績焉。而資于上。非利而何。故雖孔子。其歷聘諸侯者。思以行其道也。有公養之就焉。亦以食其利也。而記亦曰。大言入則受大利。小言入則受小利。夫利與道。不啻水火。而聖人之所不廢者。蓋亦權其輕重而已也。一于道焉。則是貧者必擇祿而後養也。一于利焉。則是跖之粟有不必辭也。是故居上位而道不行。萬鍾弗顧也。居下位而道無論。雖升釜弗恥也。今之仕者何哉。挾策而詠詩書。執筆而習文詞。既已利之矣。幸而得焉。汲汲然惟懼其不富且貴。則其于利豈有

已乎且上以是求旃吾以是應旃苟舍是而由他術則愈下矣向之利之者誠不得已也而今之利之者其亦不得已哉然則古之所謂仕者常概諸道今之所謂仕者常怵于利也嗟乎今之人其無意于古乎幾何不指此以爲迂且闊也晉陵鄒德章有意于古者也始予見德章于吳中則從有司之試也後再見焉則德章已有列于仕矣予與德章復皆寓于龜溪五日不問寒溫則僕從以請十日不相往來則兩家婢子有嗟異之色蓋未嘗不相從也既再歲德章之仕有期而具舟將行矣而予之羈栖益甚德章不以夸于予而以責于予曰子無以語我乎雖然德章自少力學年逾四十而始齒一命亦可謂勤矣同年之交遊前從事于州縣而德章暫得尉朝廷易之以主廬府之學則亦不可謂不有合也今天下之吏參倍于其缺貧者數米而待不下三四年而德章故秋拜官今秋就道抑又一快意事也是三者皆無足爲德章道予嘗聞其鄉人言德章道鄉先生之猶子也自道鄉起家鄒氏之子弟不登進士科者六十餘年矣而得吾德章容貌昂然長身鬚鬢眉皆有似于道鄉又道鄉之始仕也實掌教于淮南今德章之于廬亦淮南之地也故其風烈庶幾繼之然道鄉之名滿天下正諫而不顧其身竄逐而不忘其君彼眞以道自任者德章其復他求哉職之所當爲義之所可行毋徇于世俗而俾吾之道有立焉則亦足以繼之矣非必踐于其位法于其言然後以爲繼也若夫異日之富且貴此今之仕者所宜動心也如志于古也其患無之乎德章遂以予言爲然信以契其鄉人之望也

送富修仲序

某嘗讀史自漢而下其稱循吏者縣令實居其半又嘗觀國朝諸公銘傳其賢德勳烈號爲名臣而身試爲縣者十亦不下七八私竊獨怪離亂以來士大夫其視爲縣望望然不啻如蹈水火其不得已而居之則甚于墮陷穽觸網罟引領求拯之不暇幸而至于終更則又如棄蟣蝨之衣弛千鈞之負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夫距漢則遠矣豈國朝之事相去纔數十年而士風如是之不同哉及某濫爲縣于此然後始悟其由蓋古之所謂循吏不過潔廉以爲資樂易以爲政平其獄訟而拊其煢嫠以字其民而已租賦之外未嘗語財也今于是數者一切不問其所先務惟治財爲然而條目甚繁朝會甚亟多出于租賦之外一物有缺則令以不任職去煩言或生亦以擅興獲罪故爲今之官者莫難于令朝廷謂其難也立法以驅之俾凡自選而更其秩者必爲縣而後用夫謂其難者善矣而不究其所以爲難豈亦議者未之思歟雒陽富修仲嘗爲縣者也而復爲貳于烏程以他人視之宜有不得用之歎修仲乃愉然奉其親以往是亦舉手相賀而不敢自以爲能耶蓋修仲之爲縣其于潔廉樂易平獄訟而拊煢嫠信有餘地而于世俗之所先務者常有不忍之意與予同病今修仲久已釋千鈞之負矣而予方引領于陷穽故其行也姑誦此以爲贐然烏程距天子都會不二百里在今畿甸以修仲之敏于學而贍于文濟以循吏之政其將用于時無疑矣使修仲而得用庶幾可以究爲縣之難以復于上而革之則異時書于信史亦足以繼諸公名臣之後也

送蔡迨肩吾序

市之肆百貨攸萃也有鼎焉其文炳然龍也其識蔚然籀也其重且千鈞好事者過之歎曰鼎之類不一矣抑鑄于荆山者歟淪于泗水者歟出于睢上者歟寶于壽夢而藏于甲父者歟是何置而不取也將舉焉膻幾絕而力不勝斬告于上而亦不果取也他日問焉售于野人矣則又歎曰器其不遇哉以爾其膏雉乎以爾其解鼏乎其漸進于公乎亦遂否于兒女也夫易六十四卦取象莫若鼎足奇而不峙所以正而巽也耳偶而上出所以貫而舉也腹在中而實焉所以濟水火也非金與玉不可以爲鉉上帝以之享聖賢以之養日之策以之推神奸魑魅以之懼而遠今野人負之而趨猶何歟是不然好事者力不勝也合衆多之力斯可取矣上之人未之信焉合衆多之言斯可憑矣奈之何臂莫之交而齒牙莫之助也其棄于野也又何疑陽翟蔡肩吾之求仕于朝也有以異于鼎之在肆者幾希蓋肩吾名世之後也其行峻以方其學遂以博其文詞議論視古爲無愧吾意其器于清廟可期矣然而吾膻幾絕焉吾言之發而未之或繼也肩吾去爲郴之桂陽令是猶見售于野人歟肩吾不顧而笑曰曩者吾之仕也貧故也有地百里足以行吾之志有祿釜鍾足以惠吾之家雖遠且陋而無所待焉豈必待于西江之水哉怡然無不滿之色見于面吾是以知肩吾所樂者深而所守者固不以遇不遇爲遲速也使朝廷不用士則已有用焉其忍以數千里爲遠嚴邑爲陋而遺之乎于其行也不能無慨然者書是說以申之

送連必達序

論州縣之職下主簿尉一等則無士之頡頏而尚氣者或不屑爲之然公卿之貴間亦由此而漸進譬之

升階焉。躐其級而躋其顛。必至于堂奧而後止。官雖卑。其與民甚邇。故尉之職。日邏于鄉。月周于境。邑犬一吠。則援枹而從之。凡里閭鉢兩之釁。影捕足蹤。志于必獲。死者在道路。則爲反覆驗視。惟恐民之無告也。主簿之職。總邑之冗籍。凡民賦之上于官者。雖錢以釐計。米以撮計。必躬印其券。執朱墨以與小吏校。惟恐民之蒙擾也。簿之職稍安。而尉之職稍勞。然簿雖安閒。奉檄以走他縣。官冷僕隸呵叱不前。所至公宇蕭然。如傳舍。蓋天下則同。而尉之將送警護。法不出百里之內。設部曲。張旗幟。聲金鼓以怖遠近。行色有光焉。一旦闕寇有加。則受賞而遷。更爵而去。故吏之好閒而無能者。往往幸爲簿。喜功而望進者。往往幸爲尉。二職均賤。而猶有美惡焉。予世之無能者也。貧不能養。方爲簿于劍川。而延平連君必達。適爲之尉。君之言曰。吾豈惡閒者哉。是特偶然爾。進退吾有命。功名不可以妄求也。由是必達之在尉。安靜而不撓。間獲盜。富賞。則推而與其下。曰。吾躬不能捕也。安可誑人而冒法。且殺彼以榮我。亦不忍。問邑之士大夫。必曰。必達蓋賢也。問邑之民。必曰。尉君于我有惠愛。故予雖不獲久與君遊。而悉其爲人。雖然。必達通經力學。自少有聞于鄉。從天子得科第。試吏于此。而稱于民。稱于士大夫。其于當世之富貴。宜乎將由此而遂進矣。信乎其若階而升者矣。而予何足以自見。因其行也。姑道其所以然者。

送龐祐甫序

龐子將歸矣。而告于韓子曰。子盍爲我言乎。吾窮于世久矣。意天下之窮者。莫我若也。而吾有幸焉。夫世之人類多蠢蠢然也。今吾之生。而口能道言辭。手能作字畫。知古今。別治亂。識士之賢不肖而親疏之。茲

非幸歟。然而齒滋衆而食益貧。年加長而仕不進。故吾之志。率寓于吾文。而吾之爲文也。亦庶幾于古而已。酒酣而歌。上徹雲漢。放意而行。不知所之。世雖不吾求。而吾亦未嘗卽之也。雖然。用舍、君子之事也。人之生也有涯。其將若是而已乎。抑亦不若是也。子以爲何如。韓子曰。子窮于世而不卽者也。吾嘗卽之焉。仕者人之甚慕也。吾爲吏者十年矣。而無知焉。名者人之甚趨也。吾從事于有司者三返矣。而無獲焉。吾聞之。山之窮者益高。水之窮者益清。人之窮也。其行益峻。故吾方將效子之爲以自慰。是何子言之悲也。凡人之生也。心志不通。耳目蒙昧。若是者名爲天窮。衣食不足于身。爵祿不副其材。若是者名爲人窮。天窮者不得于天。人窮者不必用于人。今人之所謂不用者。無過于失夫富貴之期也。王公大人。身存而名滅。山林之士。已死而言立者亦衆矣。名滅者天絕之。言立者人不得而絕之。其爲用也。不亦遠乎。今吾與子也。其皆窮于人者歟。苟其不用于彼。猶有用于此也。而子何患焉。于是相與抵掌而笑。擊缶而歌曰。山木兮依依。澗草兮萋萋。猿禽咿嚘兮虎豹往來。耕田兮何所。山有蘡兮不我肯處。江海倒流兮頹波湯湯。子舟既具兮何病沾裳。遵其塗兮遇潦則止。我車無傷兮從子萬里。

送沈信臣序

馬出渥洼。蓋千里也。日乎澤。風乎野。自他人視之。與凡馬無異也。善相者遇焉。知其爲千里也。羈而致之。納于上閑。其馳騁步驟。未嘗攻而調焉。而足以備法駕之容。合和鸞之節。然後知其與凡馬異。何則。馬之質固良。非善相者無以識之。非羈而致之。無以得之也。士之厄于窮事亦類此。踽踽而趨。吶吶而言。與衆

人無異也。舉天下之大。其善相誰歟。周行之位。未嘗不虛。文章諫諍之任。未嘗不闕。羈而致之。復幾何人也。故不仕者既窮于時。而已仕者亦窮于仕。今吾信臣非窮于時者也。然挾其技以自獻于有司。屢上而屢卻。以其才與其文之美。僅得爲部使者之佐。而無施焉。幸而寘于蘭臺東觀之中。金門玉堂之上。其筆力論議。當不在衆賢下。今將造于朝以求仕也。吾聞朝多君子。上而公卿之尊。次而侍從之良。必有善相天下之士者矣。其羈而致之。亦可期矣。然猶慮之過也。因借喻以言之。

送尹少稷序

予嘗觀戰國之時。重士。士之見其君。至有立談而爲卿相。不則厚幣加禮而不敢屈焉。蓋楚不用則之晉。齊不用則之燕。皆以士爲貧富。而士亦自恃其才力辯說。以爲舉世之大。將不可一日而無我也。及夫天下既一。士之獲見于君。率以爲難。設科置目。雖有長材異行。非自賈者。蓋有不得選焉。何也。貴賤之勢殊。而取舍之時異也。士固輕矣。必有人焉。自好而特立。返其重者于己。移其輕者與人。俾在上者不得以其名利爵祿而要之。此視其道之何如爾。今年春。友人尹少稷召而至於京。方少稷之未來也。公卿交薦之。部使者顯言之。以爲宜在本朝者也。及其來也。侍從之賢。則就見之。百執事之良。爭識之。退而咸曰。少稷之論信可聽。其才信可庸也。御史聞之。揚于廷曰。尹某之直諒也。其可儲之以備臺諫之選矣。翰林西掖諸公。又有誦其詩于衆者曰。少稷之文。蓋如此也。已而陛獻其言。天子以語大臣。是蓋東州佳士。何以處之。無幾何。少稷得用爲樞密院編修官。少稷既拜命。退而言。歸語其所厚者曰。吾不選于吏者三十年矣。

吾才無取也。有田在懷玉之下。可耕而食焉。與其詘吾志而徇時。孰若安于命以全我也。少稷既去。不知者色然異之曰。編修士之高選。蓋有欲而不得者也。且其次僅旬日。少稷不屑何哉。其知者亦悵然望之曰。甚矣吾道之難行也。得一人于此焉。可喜。失一人于此焉。可惋。少稷不少忍。吾黨之士孤矣。嗟乎。以少稷之賢。公卿挽于前。部使者推于後。從官御史詞臣百執事之良左右而掖之。天子動色稱善。自一命之微。有列于右府。士之得此。足以爲其身榮。而少稷如逃負遁。踔躒焉行而不止。眞明于去就者哉。然予聞之。自逆亮之死。大河南北之民。望旌旗而思宋。漢中之兵雖張。而兩淮之備未飭。以戰則無功。以和則受辱。此君相之謀。釜夜而不釋者也。朝廷不用士則已。如用也。果無以還吾少稷哉。少稷異時肯而復來。尙足以慰夫吾黨之士也。

送陸務觀序

凡世俗所慕于爵祿富貴者。必有賢人君子所嘗居之官。相與誦嘆。以爲美談而不釋。言郡守指黃霸。言縣令指卓茂。言別駕指龐統。夫霸與茂之云者。以其爲丞相。爲太傅。于向之所謂爵祿富貴。誠有之也。而統則疑焉。且統自以興風俗。長道業。論帝王之策。爲己任。其視諸葛孔明。實伯仲間人。而當時遂謂一別駕可展其驥足。何哉。夫蜀嚴國也。其壤地褊蹙。無以容天下之士。其官列弗備。無以盡天下之材。彼治中別駕。幾盛世六卿矣。後徒以其人而慕焉。殆亦可悲也已。國家之制。自卿相至一命。幾級。自臺閣至州縣。幾階。自王畿至于窮荒絕徼。幾萬里也。朝與一官。夕畀一職。曾未足傷朝廷之大。旦而引之東隅。暮而寘

諸西陲。亦無害幅員之廣也。吾友陸務觀之移倅豫章也。則又有疑焉。然豫章大府也。爲連帥之貳。以兼制兵民之重。此固周瑜、魯肅所望于統。而不可得者。而吾務觀得之。抑又何疑。蓋務觀之于丹揚。則既爲貳矣。遷而遷之遠輔。卽而易之藩方。其官稱小大無改于舊。則又使之冒六月之暑。抗風濤之險。病妻弱子。左饘右藥。不異于蜑舟之商。揭竈而賈。扁造物其安取此也。夫以務觀之才。與其文章議論。韙頎于論思侍從之選。必有知其先後者。旣未獲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幾焉。豈士之進退必有時哉。聖天子在上。二三賢雋在列。不謂之時不可也。然務觀舟敗幾溺。而書來詫曰。平生未行江也。霞葦之蒼茫。鳧鴈之出沒。風月之淸絕。山水之夷曠。疇昔嘗寓于詩。而未盡其髣髴者。今幸遭之。必毋爲我戚戚也。蓋其志尙不凡。如此。吾猶爲之戚戚而言。亦不知務觀者耶。

潘顯市字序

潘叔度之仲子名自晦。而叔度字之曰顯市。取程氏謙傳自晦而德益光顯之義也。甚矣叔度之善教其子如此。夫故所謂晦者。非昧然不白之意也。內有甚明。外有所不可見者焉。其猶水乎。且水之積也愈深。則其發也愈厚。人望其黯然而幽者爲晦矣。酌焉而視之。激焉而揚之。其明始不可掩焉。君子之用晦亦然。詩不云乎。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易不云乎。蒙以養正。聖功也。顯市方進于學也。宜以是思之。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潁川韓某序。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記

浦城縣刻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歷以應于時也。漏以應于歷也。嘗考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爲歷。而得爲漏。蓋歷者所以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爲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齊譏焉。今郡縣實古諸侯也。朝廷每以嗣歲頒正朔于天下。而郡縣之閒更籌取具。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子男爲侈。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窺星。趨事者候雞。風雨冥晦。則居若瞽瞶然。爲政者往往視爲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銳意成之。浮箭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示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爲記之。夫爲政之道。貴不欺于民。不欺之先。要在一其視聽。今郡縣之閒。于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況于他乎。使今之示于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爲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于今之忽。而趨于古之重。則既知所先後矣。其進于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于古也。因爲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既望。潁川韓元吉記。

淡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眞于信陽愛其溫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既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爲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于口而悅于目雖吾不異也醴吾知其爲甘醯吾知其爲酸薑桂吾知其爲辛至于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黃者吾知其爲黼黻紅紫者吾知其爲綺繡至于混然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爲江河發爲井泉挹之瀏然以清激之鏘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于天地小而限于一室山嶽窒之而不爲盈甕盎貯之而不爲幽閒以五色而隨所寓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易則酸者不可以爲鹹而青者不可以爲黃矣君子之于道也內以存其心外以應于事雖酬酢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爲是說也苟以爲無嬰于名利而不湛于嗜慾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于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味之汩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汩于五味而暮雜于五色凶未有害彼其明于體而未達于用耶李眞曰然子之說信辯矣吾將寘于壁而徐思之子其以是爲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

閩之爲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奉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鬬亂。四郡之境。蕩爲炎埃。而下州獨帖帖無事。因相與訾病以爲是不奉佛之應。自兵火事熄。上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說。以警懼動化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視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斂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睨其居如傳舍。然蔑有興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爲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爲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于天下。僧籍最富。今衰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存。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爲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爲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會峙其中。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爲之記。予笑曰。宋穎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穎曰。不然。凡吾州之民樂爲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爲者。恥其徒之安于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于陋而振以有爲。俾民遷善而樂爲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于是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蔭于世。有不可誣。宋穎今爲台州從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于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于句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于外。而澗壑透迤。草豐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迥出于埃壒。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師道恭。富乾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圮于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植二樓。峙傑閣于南。闢丈室于背。周廊重廡。環室數百。無一椽一楹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爲積此歲月。其志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閣。藏二朝御書。百有二十軸。規制卑陋。不起妥宸章寶墨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慽然曰。吾敢後此哉。是以庋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之請。懼不可爲爾。可自爲耶。可自爲今爲矣。于是鳩工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爲之記。請其甲于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于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來言曰。以楹數之。從衡爲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爲七十尺。中以庋御書。後爲複閣。以安毗盧遮那之像。左右飛閣道。壁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昧者于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偃武修文。躋于極治。萬幾餘閒。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爲多。高出唐貞觀右。頒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嚴帥杯渡道場。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琪巢焉。書以僅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興治此山。能竭己力。美輪奐以侈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傳。用錢凡四百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

之費不在焉。志勤而意廣。誠可嘉者。嘗讀華嚴。考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妙峯極海岸國。展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而山巔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徧。是遭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于坐。既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緣。猶示此閣。善財不生。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爲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者此也。遂書以爲記。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既往而歸。謂之復。其于物。凡既失而得。亦謂之復。是復之義。皆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爲人。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于坤之震曰見天地之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卦也。既不可以爲陽。又不可以爲陰。非復無以命之。豈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爲心。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地亦幾于息矣。故無之說興。釋氏乃以空揖其宗。學士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媲于細。自精而流于粗。自明而賾于幽。自常而極于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孟軻之言。出

于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世姑以吾言爲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考夫復至于敦厚而不薄則眞積而不已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于初則曰下仁六四之應于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之要夫難勝者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苟不溺于無也不陷于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陽陳睎顏雋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志夫自考之意而求予言以記顧余何足以進此然竊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一心則推而至于治天下本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一身爲可外況于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今睎顏亦知考于中而自見矣其毋入于異端以務施于天下者則睎顏眞顏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潁川韓元吉記

大理寺獄諭敕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繫囚毋得決將親慮于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錄繫囚有司用故事僅以一二見上顧嘆以爲文具欲革之粵七月己丑罪無小大命脫桎梏殿門外咸見于陛玉音宣昭恩以次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夙宵祗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愆其蔽罔敢弗時以奉承德意罔愆又旬有六日寺

之獄始得以空聞。越三日而璽書被焉。臣等下拜驚媿。此陛下留神庶獄。休澤所致。且函表敍慶。臣子常禮。乃閟弗愈。尙惟何功肆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用獄。豐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于離而行于巽。離爲日而巽爲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也。繇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令。故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攬權綱。南面而治。既取諸離。憂勤萬幾。日昃不暇。而發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未既于法官。陰沴消于寓縣。囹圄遂虛。繄自茲始。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在書有之。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與時臬事。奚足贊刑措之治于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奬。有榮耀焉。敢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既封矣。然墓而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冢人祭墓爲尸。然未有守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典其禁令而已。兩漢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封而祭。祭而守。豈後世之俗寖不逮于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悖者矣。謹其兆域之原。護其松檟之殖。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自浮圖氏之說興。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爲寺。則亦自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爲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累。潔齊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年哉。祕閣修擇韓公之爲都大

提點坑冶鑄錢也當紹興之十五年請于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于信州上饒縣詔俞之于是兆于明遠鄉禪寂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于蜀又帥于夔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公之柩祔窆焉越五年于墓左始爲屋數十楹以處浮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范金爲鐘樓居其上門闥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斷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于墓木而甘夫人嘅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牒而度爲僧者二人買田以贍夫僧者踰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既不可族矣修撰公盛以才譯自奮歷尚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爲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盡發其蘊平生未嘗營產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沒數千里外取二猶子子之繇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閒關東歸既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愔然自得以從浮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爲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婦人之力閱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于某爲祖父某寓于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爲難故爲道禮之變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祕閣修撰李公書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能之士而校藝未有其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

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爲矣既而鄉老士子咸以爲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請爲助于是取于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通判州事趙君彦丞奮然願督其役起于三月壬子僅數月也今幸而集焉凡爲屋三百六十有四間堦薄以爲高剉砥以爲平廊廡四闢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懽嘆以爲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敢自以爲能哉斯郡人之志諸大夫之勢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于我而適臻茲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爲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于是拜而不敢辭曰古者養士于學以爲絃誦肄業之所選士于宮以爲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暨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扉布棘羣試于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質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楮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攄盡非居處閎敞庭陛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寶鼎之初稽諸星躔上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紝而事組紃物衆地廣中輿則爲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至五六十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爲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于僧廬褊陋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既歌深有愧于俊造之論始得爽塏于郡城西南隅負巍峯俯大川廢摧酤之場徹二廨以廣之工築方興而某易守建安矣逮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于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寬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飾廚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棟宇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具問于其境蓋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于人不擾于物爲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于吾焉夫天下之事不難于基之而難于成

之。豈特是役爲然哉。惟成而不自以爲功。則其于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美政惠愛。又何俟于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二十五日之閒。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于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皋記

東皋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概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于學宮。聲名籍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于淮西。猶慷慨有功名之志。逮爲尚書郎。則已華髮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間爲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共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抗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爲東皋焉。東皋中爲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翳。以極于湖之涯。作亭曰駐屐。西則又爲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爲亭爲榭者尚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益矣。至于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于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慨子之未見也。可不爲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于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于物而不累于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樂欤。

且山林皋壤。非世俗悅于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于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今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于名利之場。休心于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于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于朝市。聞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于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于東皋。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爲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潁川韓元吉記。

崇勝戒壇記

佛刹之在江左。莫先于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甯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爲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爲棺槨。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于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考也。考之寺記。晉武帝甯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爲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壞于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昇元爲崇喜閣。亦燼于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雜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濤。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爲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開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于此。則此地宜爲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于有司。請于朝。得其地纔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載。悉力營焉。

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湢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以了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頃予將漕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怠也。以爲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于事之必集如此。然予聞佛之說。以空爲宗。以寂滅爲樂。以身爲僞。以諸相爲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明中。臺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說義。乃欲竭人之力。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髣髴。然神通示現者無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詆以爲生民之蠹。而事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慈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荊榛瓦礫之墟。復爲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大閣。崇且百尺。造爲千佛。以五時教法。眞機輪之藏。遠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視正觀昇元寺宇之舊。若三千大千世界納一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蛭。游戲自在。不知是大是小。是同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鎭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顧長康曾千寺室。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爲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于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于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往問金粟。或說半偈。當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爲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于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錄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聞見于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爲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爲孔子未見。不知所刪者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爲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于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于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草孟尚四言。至鄴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遜靡。學者思欲近古。于是其有考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富閩浙之交。是爲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爲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于寺。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勁節。不容于當路者。屏居避謗。賫志以沒。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爲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

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爲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僧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爲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于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于此寺。今既叨灑埽之職矣。俯仰踰三十戰。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于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爲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違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爲言。草舍也。召伯聽斷于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翦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爲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于召伯哉。雖然。世之爲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爲。過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鬣。隱現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淳若留。懷玉高峯出艮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

治歸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爲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敕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甓圮楹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枅由中祕書來莅茲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于牙門蠱敝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爲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于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尙能爲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于山而附于水乏土不可斷也前人未能爲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庾有堆阜侯呼庾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于是焉取之衆讙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阜以爲高撤故以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于民者踰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尙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閉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于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于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皐應二門之築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于商者可如故其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將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于禮歟國朝著令門屋藻棁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鴟覆甋其制特異蓋揭鎭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鄰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屢冠天下

而宰輔之出。閒亦鞅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與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之書。

雲風臺記

一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底滯則思高明夷曠之適。古之人。作囿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呂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靜。升高以望遠。俾山林泉壤。接乎吾前。而塵垢粃糠。不汩吾中而已。永嘉黃使君堅叟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爲囿。面山者爲堂。面竹者爲亭。作室于花間。置檻于溪涘。則既有名之佳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爲奇秀。聯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聳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踞而虎臥。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遝四出。堅叟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叟遊。其山川勝概。歷歷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噓。子之爲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盍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叟喜曰。雲之與風。卽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于四方。得郡而將行。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瀠然之奇。瀏然之清。以蕩

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予曰。予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叟之才。遇事有立。自爲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于世。而婆娑晚境。猶爲天子守千里之地于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爲不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爲依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蹙縮于此乎。堅叟謝曰。吾豈爲是也。君旣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于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潁川韓某記。

風鶴樓記

樓在合淝。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爲廬江。實今西路也。自春秋。李年。吳嘗會于橐皐。而漢封淮王。皆社于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淝寓揚州之治。築爲新城。昔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于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灊皖。隱然爲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鑰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隍。增其甓堵。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衞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遴其選。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鎭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睄睄。侯內撫飢羸。外弭寇攘。整財治軍。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于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哲故家。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于是民服侯之化。知所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于我矣。宜有以佚之。

先是州廨之背有臺。號熙熙。爲歲時登臨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圮。願復其舊。以紀吾成。以侈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爲樂乎。然民之幸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之隙。卒伍之暇。爲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譙邊之作。而驩首縱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哉。其冬。樓既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嘗行兼趙、魏之野。有感于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爲長雄。勢莫相下。世則以謂兵爲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強。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于兵。特以人爲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今合淝是時。曾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梟騎。寧有在者。而能用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聞風聲鶴唳。以爲王師。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以爲長城。以爲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畴克任此。而折衝厭難。俾數千里之地。既庶而教習于技擊。而隱于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爲安强。如侯之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竅之號。九皐之鳴。聞于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舞而歎者。今遂以風鶴命之。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甚焉。畏其死。世以養生爲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嗡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蛻骨。可無死也。而爲西方之學者。從而誚之。以爲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

見其不妄者存是謂發眞歸元而得以出于死生之外二說旣立未有不奇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死生爲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卽天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以累道哉在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生旣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不以其說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目瞪口呿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于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爲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爲何物則又特以爲不過于君臣父子之閒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土苴也而道常在于虛無恍惚之中淸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棄夫人事然後足以爲道而儒者蓋亦斂衽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撫其近似而求合焉是天下有二道也盍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于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歟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閒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旣連喪其室人買地于金華之別麓號葉山以營其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爲他日自歸之所築室三楹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學

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爲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目其倉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人之精舍也。亡慮爲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是。予兩竊爲婺之守。値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予文爲之記。蓋潛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逮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于仕。氣貌腯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爲是庵。足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密。景物之開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翛然自得也。夫士大夫恥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爲塋宇。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覬倖幽冥。無窮之福。于吾聖人之學。率未之究。故予追思曩與伯恭所談爲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淳熙九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廬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于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巷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爲治者。于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覬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淝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于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于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于墓。及移之事君。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諍臣之風。海內稱其姓位而不

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爲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鰋媵妾生子于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爲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荆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强我留當殯于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既鄉人上其事朝廷爲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臺歸然獨在號爲節婦臺云因相與塑公像以爲祠凡雨暘疾疫必禱焉棟宇庳陋非所以爲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既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爲之寓公之像于中而肖其張夫人與子及婦于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淝皆嘗典其鄉郡凜有惠愛今俱繪于學宮博士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幷祀而無疑者于是卽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既興遠近嘉歎棟橑榱桷不日以具既告成崇扉邃宇規制甚備侯躬率僚吏奉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斂衽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于黄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爲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由太平興國起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尚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顔色以議國本罷內降爲難而某獨歎其初爲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

得其實歲賂繒幣非禦戎之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至枋用然識諸名公于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劃繁劇縱釋逋負破械脫縛全活詿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爲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眞識權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于廬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浮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敝幾墊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矧敢斂于民願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無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既踰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于此乎後兩月會予還自宣城郡之士夫迓而詫曰子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于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霆四郊之禾盡與遠近呼舞謂將有秋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爲記之于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艦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詫也又取其餘舟以杭于南港蓋兩橋爲舟六十艘舟長皆四十有四尺大橋則東西驛道所由出南則趨閩粵焉予睨而歎曰古者矴石約木而謂

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爲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濱于巨川者。得用爲法。然或爲或否。君子常以是爲觀政。非甚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怠云爾。信在江東爲衝。且嚴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閒未免焉。異時爲是橋者。必資于民。頻易而屢敗。政和中。有縣令鄭畋。始市田爲之。即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部侍郎趙公汝愚爲州。既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纔十周。舟已復壞。今錢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于暫費而圖其永久。可不謂難。赤占而孚。雨以時應。人和之感。可不謂速。眞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吏不譁。事集而下不驚。則政之無擾。于是可見。嘗問其費。工亡慮五千四百有奇。錢爲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贏。殆三百斛。較之前幾于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率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吳越之裔也。家世衮鉞。而澹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于民。移豆觴餽餉之悅于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況其雨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爲喜。而士夫之喜。即其民之意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爲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于更生。猶未忘其所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絕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于吾儒所爲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于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大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

峙。世傳以爲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于巨盜。絶而未輯。長老僧懷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闢殿庭。興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甚重。蓋其誓夫新爲僧者。自紹興三十有二年。移置于寺。而猶寓于方丈之地。非天子誕彌之節。莫得宣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到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贍衆之餘。合爲之費。鳩工庀材。甓石三成。琢鏤巧極。其精製衡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雘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胄其隅。以爲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慮三千緡也。而竊欲予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爲美。而佛之廬幾甲于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毀之餘。能從事于土木哉。壁舊爲衢信二剎。人所欽向。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下之事。不患于人之不能爲。而患在人之不肯爲。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請。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以衒詡其徒。而以有于吾心者舉而示之。然壁亦老矣。聞其築室于山。蓋將休焉。因爲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嬉遊梅山陸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壁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記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蓋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其子孫。皆所以爲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第其考者垂三十年。而漢之楊氏爲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人遂以百年之報爲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雞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薰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爲不善。質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爲善有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事天。即爲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既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爲。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已哉。予少寓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圖爲里之豪。而善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甚力。後十有餘年。令圖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賞更其秩。鄉閭始

歎異曰令圖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蓋爲善之報其所以爲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爲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之齒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宰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爲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昭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予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說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躡衡廬之巔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川澤之奧無不走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沒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既憊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銳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尋丈之室隱几而臥屨未始躡乎閾也瞑目而游于胷中而四方萬里之遠子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內也願安用僕僕然東西行爲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力固已幷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旦旦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爲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室之美嬪嬙[illegible]御

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留涉筆而志其墉明日視之則盡己之宮也是何哉由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於知足況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間之廈不是過也豈不爲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爲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爲可與游開卷執爰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蓋亦無媿豈不爲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爲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窶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犁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爲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予尚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竹友齋記

趙彥秬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大謬而不可以出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躓然子之論議卓然益高文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齒壯而髮鬚特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爲吾將更以爲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

人何得以友之予曰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蓋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秋而成且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爲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懷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蘊松柏後凋之節雖葩卉豔發澹然不爲之遷雪霜沍嚴挺然不爲之槁依乎山巔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爲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足以爲威鳳之鳴協律呂之和挺而簣之足以障洪河而庇廣廈薦之清廟而爲籩宮納之金匱而爲簡策帷堂以爲簾設几以爲簟總竿以爲箭傅羽以爲箭旅干菁茅而不爲侈雜于木屑而不爲賤則竹之用無施而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人而能爲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懷中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年三月潁川韓某記

絕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黃梅出于垣間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宋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況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既爲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絕塵之句則敬之爲人固可知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爲尉于此乃葺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梂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爲小軒實筆研書帙其間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秋滿將更而予因榜之曰絕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遠矣廖、晁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采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

來。歆豔後輩。其子廣平之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絕塵之喻。則顏子之望于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爲梅花而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遂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異時爲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潁川韓某記。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蓋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閒。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苟異是。則必退避畏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爲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蓋更聽迭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與歡甚。脫去畦畛。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懦。而無譏焉者。智可之賴爲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堂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爲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爲之記。故爲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爲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爲丞。蓋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旦。潁川韓某記。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爲徒務爲夸大。既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苟費不具。則有弗爲。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磨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

士之官居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蕞茀草創殆無必葺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始詔官廨增葺擬造對書于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又定爲印紙之目廨宇開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蓋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整尤甚饒爲望州安仁爲劇縣丞爲上佐其廨在縣治之西而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蠁壞久不可居至寓于他所淳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爲丞始銳意新之懼其費無所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迓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用以市一山之木梁楹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敢盡廢銖兩積之以陶瓦伐石且爲工匠之募邑以剩粟助之閱再歲而僅集其廳事堂廡庖湢廄庫靡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無一詞以爲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顧望退縮以爲不可爲者特檠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穎人也于吾族猶諸父行績學守官簪蓋有家法故不敢溢美以書而書其實以識于宇下淳熙十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泰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駢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敝浮桁以制衝檻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嚴闔闢也錢塘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

修乃重理所謂三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墊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旱暵繼作禱而幸應麥菽旋登粳稌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犬吠之警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豜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尚茨于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寢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相與咨言之賓客士大夫慫恿之曰樓之于郡府梁門之地也笳鼙之攸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顙雖若不繫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著自古也考其近之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蓋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爲之樓既戚翼以二堞樓于外遂爲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爲政而美者無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强之皆非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沾整辦之譽以衒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蠹于民適資匠肖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囿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和而蠲敝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爲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爲之輪奐翬飛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略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其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土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未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爲之立法。雖曰欲絕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鬬閱。殊無睦姻忠厚之象。賢士大夫每以爲病也。信安之地。犬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類多大家。周氏世爲舒潛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蓋三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恭。有聲三舍間。晚不事舉。慕其鄉里儒劉煇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爲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爲恨。逮其病亟。嘗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祿。欲汝等知義。以興頹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苾。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憑。有司方下州縣覈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乞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爲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于朝

省。坐以不孝之罪。子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以記。予爲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爲本。士之訓子。以義方爲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諺語于母。漢興猶或有之。故歷代以來。于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其戶租。以表厲于衆。此無他。由爲士者徒能誦六藝之文。以干取祿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善意。則亦宜乎風俗淺壞。而未之或革也。昔陶靖節。晉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財爲首。唐之崔鄲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三品。史以爲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爲寵。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魏科。非積善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是可見。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觀士。而虞氏。故殿中丞戩之孫。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既受封色。尙惟保其夫之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故事。其申賁于嚴邑。以風動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入不能二千斛。內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其嫁娶。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亥。具位韓某記。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面其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爲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爲

今聽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爲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楹者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謁諸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橫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僦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乎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蓋非特世之罪也世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歡于無材而材者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爲然耶方予之爲是堂也廢爲瓦礫之場鞠爲荊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台抱之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幾爲樵蘇薪爨之利一旦瓦礫荊榛者變而爲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台抱者引而致于雲霄之上施斤斧被丹臒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豈取必于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爲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巘險不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塵埃倥傯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走勢利者蓋亦願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既有所處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爲堂之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爲知言請書以爲堂之記

深省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聲之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聲使然也。人之聞鐘聲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聲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而後悟哉。時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內省其身。如識其遺忘。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蓋當如何。盱江鄧器先。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闢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上。器先因以深省命之。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衡。亦何事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矯亂。器先之為是室。左右圖史。日與賓客吟諷飲弈。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者。亦參其間。盍以此說問之。當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顯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經藏。一夕而火。衆皆聚泣。以為不詳。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于佛乘。池人亦敬異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為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為藏者五。募諸經分貞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為機輪。轇轕運動。復以無量金絲五綵而為嚴飾。又以無數幡蓋寶鐸網幔而為供具。珠珍間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勤。乃謂之曰。吾之不託于文久矣。況為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重譯而僅傳。其雜偽紛舛。殆

與儒書未删者同。而中國之學者。穿鑿傅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庋而弗讀。乃爲是機關技巧。以衒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讀無異。不幾于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安用五爲。寧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爲經。經之說以藏之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爲聲。聚而爲色。散而爲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爲誰。有動者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眞經。當在何處。子見夫琅函犀軸。輝萃鱗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即動與靜。一剎那頃。于此藏中。常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爲塔。或以爪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況吾此藏。衆寶所成。願力所就。諸經所集。人天所證。以爲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麼金錢一萬七千緡。爲日月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何幾何。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二尺四。旁者崇減于中六尺。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爲誰。曰相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予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獲又若此。吾文何吝哉。于是施之。以爲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刹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即山種茶。泉乳甘潔。草木清潤。刹西南隅實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寶色。天宮樓臺。徧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沒。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箜篌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此土所有諸佛菩薩眞經妙義。分卷析軸。函置其中。有主藏神。紺面赤髮。雙角嶷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內。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墮險處。出手雲間。抶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摧竭。十夫力。不能搖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璧來住是刹。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即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興此藏。汝有珍寶及錢穀米。當即隨捨。毋作愛惜。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靈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謂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爲我決疑惑網。爾時長老笑謂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輻互設。阿僧祇劫。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蟲蝎螻螘。諸濕生類。得其閒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眞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既還。手足自用。由此故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間欲證如來無上妙果。能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眞心。不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祕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蔑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現前。

汝心本無。我法安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常得自在。于是四衆同聲以偈讚曰。

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即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既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他方悉瞻敬。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衆妙經。繇其心病未即除。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願力度衆生。圓滿布施彈指頃。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劫塵徧莊嚴。盡未來際無有壞。

慈相院重月泉題記（案）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緊堅肖明等句義不可曉，謹依原題，附存于記之末。

緊濛迺神。導自欽崎。緊堅肖明。祀蠱弗治。易甓而石。泉用鑿潔。施及壇宇。既液既墁。盈飲以滌。澤濺其永。休工識勤。敬諗來裔。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嚴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黃撰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無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

來謁雙龍洞篝火蒲伏徧閱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筇至中洞飲泉乃歸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戊寅歲來宰建安逮茲假守今年上元後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蓋恍然遼鶴之遊也淳熙丙申潁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思之政猶甘棠然汝𢦚承之之初葺治未幾而公鎮是邦不忘疇昔迺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賜詩前所未有顧汝𢦚何者得此榮遇敬摹諸石以侈公休是歲仲春宣教郎知建安縣趙汝𢦚題（案）此題原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題跋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黃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璞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眞書蓋未見也觀穎叔所識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劍去而遺櫑具鐘亡而寶追鑾顏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詆譏

前代欲使人君用爲龜鏡是以知其所感者深所蘊者厚矣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潁川韓某書

跋曾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嘗以詩謁曾吉甫于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華髮蕭然猶連蹇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十日南澗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時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爲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勳閥尚帝女肇力韻頑號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概見也晚嘗援韋嗣立故事祈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蘊視富貴眞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潁川韓某盥手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册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酬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己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潁川韓某記

跋仁風堂

晉袁宏爲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蓋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潁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至厚周綏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爲可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譏其豪飲不可當勸君謨以瘡愈當治內猶寇賊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爲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淳熙二年八月壬午潁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溫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勾注塗改甚多而無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年十一月庚午潁川韓某觀

跋荊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荊公好書此不知幾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爲蘭若者耶不然是蓋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眞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爲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潁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黃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

題陳季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絕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絕句爲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詩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文安黃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爲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既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順然出而世其家矣天之祐善顧可量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呂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

既其材德而著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跋李正之祖墳約束後

正之欲葬其祖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既襄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爲條目以令子孫纖悉備盡可爲士大夫家龜鑑也顧平時熟于陰陽地理之書雖日盈篋經營始踰年蓋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卜于上饒而西安祖舊又予之以烏巨之穴而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宗人亦有歸焉此實純孝之感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千夫力助其勞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茲可以興薄俗哉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爲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質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錄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考明道先生盛歿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還伊闕聞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敢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嚮

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晚乃謂人爲其所惑蓋三十年且詆其說爲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十百年千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刊置江東漕齋閒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錄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潁川韓某書

書朔行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尚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異時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所謂覘國者耶故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雖駐車乞漿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利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爲聖主言敵之強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願思所以圖之合謀定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幾也上深以爲然蓋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出守婺女夏曝書見朔行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爲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爲郡倅秩滿輒丐宮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與甲子歲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爲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簑穎隔絕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茲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傳于九江一邢正夫家而此爲最後蓋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歲于潘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志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既假而移諸石因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爲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

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熨閒亦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哉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彥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爲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爲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又嘗曰伊川先生頃亦爲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蓋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潁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憂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刊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會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且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辭嚴未嘗語也或

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會伊川始忻然爲之剖析諸傳而仲以已誣蓋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濼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爲駕部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脫所衣紫袍兵部尚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戲坐借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縋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濼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卽位赦以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犒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有記錄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噬臍何追尙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旣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劫寨事送公于都統寨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爲之泣下蓋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書謂之熟敵情僞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年幾九十其福壽之蘊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書眞淸堂詩後

唐陸景倩任扶溝丞。按察使覈其治狀曰。某强清。某詐清。景倩眞清也。予頃爲建安宰。作丞廨一堂。因以眞清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深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葺之。幾一歲。棟宇復新。益植雙槐二桐于南墻之下。整其西偏以舍客。爲庖廚。闢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嘗同僚于東陽。力學績文。遂以決科。有志于事業。而不肯沽激取譽。可謂不負此名哉。而摹予舊詩爲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讀管子

管子之書。戰國游士之述也。孟子曰。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學。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內政。以寓軍令。在于强兵富國而霸齊。今其書則尙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雜爲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爲游士之述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爲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醇且正。漢興。賈誼、鼂錯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無惑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政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爲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淳熙丙午八月。南澗翁書。